

（本栏为《如皋日报》副刊，每日刊出，除法定节假日外，全年无休。稿件请寄：如皋市惠政东路188号《水绘园》编辑部，邮编：226500。电话：0513-87658897。电子邮箱：1879698212@qq.com。稿件请附真实姓名及联系电话，以便联系。稿件一经采用，即付稿酬。本栏对作者姓名及作品有删改权，恕不另告。作者文责自负，与本报无关。本栏对作者姓名及作品有删改权，恕不另告。作者文责自负，与本报无关。）

小时候，总是期待放假或节日。因为，可以去外公家。

自小没见过爷爷、奶奶和外婆，所以，对外公特别亲。

一年四季，外公家总有吸引我的东西：从桃花盛开到满树挂桃，总没有等到桃子成熟，便迫不及待地采摘了。夏天，河中的老菱总勾引我下河；围墙上的扁豆，紫的紫，绿的绿，和紫红的扁豆花一起，成为一道简朴的风景；冬天，更不用说了，柜上的瓷坛中，总是有炒花生、炒蚕豆或者炒瓜子，填充着我们总也不得饱的肚子。

挑河期间，外公在工地烧饭，托人带信给我，放学后去工地上。外公端出给我的菜饭锅巴，焦黄，耐嚼，满口生香——那是我吃过的最好的锅巴。

高考落榜后，外公弯着腰坐我的自行车，去城里找人，总算进磨中复读了。来年，终于考取了，外公笑咪咪地端起酒杯，叮嘱我去学校好好学习。

去南京后，外公写信说外公中风了。我心中祈祷外公早日康复。

然而，下一封家信中，父亲告诉我，外公不幸去世了，并且已经下葬。

得知消息后，我在校前的林中倚树伫立，怅然若失，泪水止不住地往外涌：我祖辈中唯一的亲人不见了，他陪过我的幼年，我的童年，我的青年，终究不能再陪我一直走下去了。

而今，我常常逆记忆之河溯水而上，去回顾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细节，却总是不能完整地还原那最后一面的完整画面。

如果有谁告诉我那是我见外公的最后一面，我一定会倍加珍惜。

但是，这只是假设，永远不能成为可能了。经常想，如果没有外公，我的童年一定不会幸福，一定缺少乐趣。

一叶落地，微凉！置身于此景，让我不禁想起曹丕在《燕歌行》里描述的秋色图，“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我轻轻地弯腰捡拾一片叶，细细地端详，泛黄的叶面斑驳着黑色的印迹，指尖吹散的风，叶从缝隙间翩翩起舞，缓缓而落。

一阵秋雨过后，留下的是潮湿的地面，阳光穿过云层，在与地平面交错之间，宛若一面明镜。微微低头，清澈的镜中，倒映着秋风扫落叶，仿佛一幅水墨画。

当我还在沉思这秋雨的宁静，孩童提脚踩下溅起的水花和“咯咯”的笑声，让我如梦般初醒。雨后的广场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婀娜多姿的阿姨们，穿着花儿一样的衣衫，伴着动感欢快的乐曲掂起脚尖，舞动着身姿，洋溢的笑容好似金秋般灿烂。

“两膝弯曲，两臂前侧伸……”广场的另一侧，是轮滑教练带着一群小小少年在学习轮滑，一张张稚嫩的脸庞，一个个认真的模样，吸引路边行人的驻足。悠扬清亮的萨克斯声，演奏着缥缈缠绵的意境，随着微风拂过心头，空气中弥漫着荡气回肠的乐曲，任思绪浮想联翩。

小合唱、拉二胡、吹笛子、抖空竹，秋日的广场，热闹依旧！

硕果累累俨然是秋日的代名词。湛蓝的天空，悠然的云朵，田野奉献的季节，羞涩低头的稻穗，

携手走一程

□许秀高

外公的离去，让从不懂生死概念的我第一次明白：那些陪我们走的人，只能陪我们走一程。

自小，父亲在我的印象之中总是严厉的，威严的。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太调皮，总是闯大大小小的祸，反正对我是非骂即打。

所以，自小我对父亲便有距离感。有什么话，能不和他说的便不和他说；有什么事，能不和他商量的便不和他商量。

其实，父亲是爱我的，只是方式不同。

小时候，正月中亲朋好友请客吃饭，父亲总是带上兄妹中最大的我去。上高中时，因为身体长得快，又没钱买衣服，父亲就将他的的确良短袖衬衫给我穿。在磨中复读时，感觉那里的玉米粥总是吃不饱，父亲骑车三十来里送给我可口的馒头干，由于天黑赶路，摔伤了腿。从南京放假回来，漫天大雪，一下汽车，便看到了寒风中瑟瑟发抖接我的父亲。

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脾气没有那么火爆了，我也渐渐地宽容并理解父亲对我爱的方式了，父亲也常常让我坐下来，和他聊聊我的工作。我总是没有耐心去想，再等等，等那些打骂的阴影从我脑海中消退，我会和父亲平等交流。

然而，疾病却没有预兆地降临到父亲身上，父亲没有预兆地离开了我们。

在为父亲守灵期间，我常常半夜起来，隔着玻璃看着父亲，内心总想和父亲平等地交流，平等地对话。可是，事实却拒绝了我

——父亲只能陪我到此，就此别过，永不再见，让我那个想和他平等交流的愿望永远化为了泡影。

如果我知道父亲离世前的一天是我和父亲的最后一面，我一定多和他说几句，帮他洗个头，盖一盖被子。

毕业那年，我邂逅了她：苗条的身材，大大的眼睛，红红的衣服，不错的容貌。写信来，回信去，一毕业我就来到了高邮。高邮湖畔，魁楼之下，大运河边，高邮的大街小巷都留下了我们的笑声。

初恋是那样的猝不及防，也是那样的没有剧本。

牵手，戏闹，关心和被关心……

虽然只有三年，但却值得终身感激：我也有人喜欢，而且那么张扬，那么热烈。

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江都，初秋的树叶子已经开始变红。

如果我知道那一次吵架会让我们天各一方，查无音信，那我一定会克制的。

如果我知道我们从此一别便不再相见，我们一定要喝上一杯，然后互道一声“珍重”，感谢相识，感谢缘分。

她陪我走过三年，青春是在她的注视之下燃烧的。

二十五岁那年“遇见”儿子，白白的，胖胖的。那时我在外地，得知他降生后立即回来，也真是天生有缘，到人民医院产房，那么多刚出生的小孩，我一眼就认出了儿子。

由小到大，从又白又胖到渐渐地变成正

常体型，从不会走路说话到工作，到成家立业，到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还记得考取大学那年让他去干体力活的残忍，还记得让他自己去大学其实我已经提前侦察好线路的情景，还记得在大学的第一个中秋节，他十分想家，但我已经到达他的城市订好餐……

如今他大了，他有他的工作，他有他的思想，他有他的人生观。他未来也许会飞得更远，他应该飞——因为我们只能共同走一程。

这一程，前一段亲密，后一段保持一定的亲疏距离。但既然是一程，终归有起点，也终归有终点，我们的行程不可能重叠。

儿子，无论共同走多远，都得谢谢你陪我的这一程。走上社会之后，我们有了一个又一个同事，我们也有了一个又一个朋友。

有的走着走着就走散了。

有的走着走着就没有了。

有的走着走着就疏远了。

有的走着走着就近了：无话不说，彼此支持，肝胆相照。走成了知己。

走散了的依然要感谢：毕竟彼此走过同一程。

还在一起走着的，应该更加珍惜：如果彼此志同道合，理所当然地应该一起走得更远。

因为亲人也只能陪我们走一程，而且，那一程有时又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长。

你还有哪些亲人在陪你走？你在陪哪些亲人走？请珍惜，因为你们不知道会在哪一天就此别过。

工作上，思想上，生活中，你现在陪谁在走？又是谁在陪你走？

别忘了，对她(她)说一声谢谢。然后好好握一握手，郑重地彼此承诺——让我们美美地走一程，让我们走得更远。

如果可以，一起走一生。

怀旧（外一首）

□萧萧

盛夏的骄阳下
想起年初的第一场雪
那时还像个顽皮的孩子
把雪抓起来
再撒在它宁静的身上

蝉声阵阵。这愉快的喧嚣
使我听到踏雪的脚步声
渐次近了，沿湿漉的视线
走向内心不绝的
沁凉和感动

生命中不可抛弃的经验
就在这个夏天
闪现出来。我被回忆引领
穿行于怀想之间
并站在事物美好的一端
不住眺望与惜怜

一株常春藤的清凉

褪除人世的闷热、燥气
烧灼的时光，慢慢降低温度……
一挂郁郁的绿
垂落幽静的瀑布，碧莹的水珠
飞溅在心上

这个下午，一阵阵舒爽的风
从常春藤旷达的绿意里
汩汩涌出，像一只疼爱的小手
抚平焦躁的身心与生活
盈润欲滴的叶子，浇灭了
一场险象环生的火情

世界正返回清凉的寺院——
而我仿佛一个沙弥，心怀安宁的慈光
在这株窈窕的常春藤前
低下羞愧的头，并将它生机盎然的绿
认作洗濯灵魂的禅

中药里的母爱

□孙祥虎

中药，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其底蕴十分丰富，文化韵味浓厚。当归、半边莲、金银花、何首乌、穿心莲、五味子、远志……这些中药名字，温文尔雅，往往叫人产生无限遐想。中药是煎服的，熬出黑色的浓汁，又苦又涩，可在我眼里，它却有另一番滋味，因为它凝聚着母亲的挚爱。

那年，我下肢水肿，住院治了一个月，药吃了不少，针也打了无数，却没什么好转的迹象。我心情郁闷到极点，开始有意拒绝打针和吃药。母亲托人找到一个有名的老中医给开了药方，用一种叫半边莲的草药熬汤喝，可以清热解毒，利水消肿。半边莲是一种不起眼的小草，开着淡紫色的小花，于是在田边沟渠、荒郊野外，常常出现母亲瘦小的身影。采回来后，母亲就在医院的一个角落里，用几块砖架起药罐为我熬药，然后把药端到床前，一口一口地给我喂药。苦涩的药汤，驱散了疾病，浓缩着母亲对我的无私关爱。

从此，母亲便对中药产生浓厚的兴趣，浓浓的药汤解除了生活中的不少疾苦和烦恼。

据说端午节这天用菖蒲、艾草等熬水洗了澡，可以祛邪避瘟，蚊虫闻之远遁，既减少了传染源，又可起到杀除病菌、消除汗臭、清醒神志的作用，整个夏天都清清爽爽。为此，母亲总是烧一大锅水，将菖蒲等中草药放进水里熬，熬出浓浓的、黑糊糊的洗澡水，我们就轮流着舀出来泡脚澡。蒸汽氤氲，微闭双目深吸一口，沁人心脾，让人浮躁顿消，舒爽极了。母爱在淡淡的菖蒲香中萦绕成一股温情永系心中。

盛夏酷暑，母亲为了能让我过一个清凉的夏天，便买些金银花防暑降温。淡青色的金银花，顶端呈粉白，在茶汤里轻轻飘荡摇曳。汤色清淡平和，没有浓郁的芳香。许久之后，舌尖才仿佛有微微的香味缠绕，恰如喝一口千年的山泉，却甘甜了唇舌、清凉了心田。金银花，清韵质朴，却散发着母爱的凉意，足以抵御夏日的炎热。

每学期期末考试的时候，为了调理好睡眠，提高思维效率，母亲都要去中药房购些远志给我熬水喝。远志，具有镇静、安神等药效。母亲说：“要有远大志向，头脑一定要很清醒！当然，整天心神不宁的人，也不可能有什么远大志向！”远志，富有哲理的药名，母亲通过它给我传递着一种进取的精神，一种人生的态度。

想起母亲，就似有一股浓浓的、苦苦的、涩涩的中药味在空气中飘散，母亲的挚爱，浓缩在苦涩的中药里，悠远而醇香，滋润着我的心灵，让我一生一世忘不了……



书山有路

季健摄

凤凰山三问（组章）

□江东瘦月

问 箭
——题《射虎》

攀援。我是朝风百鸟中最小的一只。希冀捡拾一枚凤毛权作令箭。

写生、写诗的笔远道而来。游人步履山谷的喧哗。

顽劣的云彩，从我的腋下挤过。往上一

步，身高一拑，德高一寸。

垫高的心事，为肥硕的马蹄印收藏，被攢云峰窥视，澄澈见底。

两朵云彩的邂逅，需要耗费多少次回眸的积分？

最洁白的那朵，可是平辽王的战袍羽化？

开震天弓，搭穿弓箭，使洪荒之力。一路向东！一个硬正的词汇掷地有声。为凤凰山开光天目。

苔藓在盛唐历史的湿润处，回潮。

利箭：缝缀山峦、界河。一部盛唐平乱史，以箭羽做了软硬兼施的书签。

且将盔甲回炉，打制方鸮弯箭。

烽火台的狼烟久已釜底抽薪。朝阳寺的香火是云霓结拜的姊妹。

在凤凰山。佛祖与天下第一的老子，各自从容。

问 禅

五彩锦鸡打鸣，啄破黎明嫩红的壳。若不是这货打个头阵，朝阳寺里经文的课诵，谁来开篇起兴？

山寺桃花，拽住春天的长筒丝袜。六根尚未清淨。

桃红包裹梵音，为索然寡味添一把活色天香。

东山、西山分别晨读、早课。拱立，合十。丁香以行楷誊录贝叶经。

木不动，鱼不游。木色汲水。

分立诵经台左右的花蕊草心，业已剃度。

鸟鸣比杏梨更密匝。讲经布道，言简意赅。

山泉濯洗凡念与灵魂，古柏晾晒博爱和精神。

西山峭壁的醒世偈语，是哪位高僧不慎遗落，还是小心拾掇种植？

虔诚如我，终究打坐不成罗汉峰肉身佛性的磐石，抑或金刚松。只将一个下午的明媚，换算成大把的须叟、弹指、刹那。

暮鼓和落日，分别是净地与俗世的闲章。晚课的经声再饱满，也只盛了半鸟窠。

前一桶装晚霞，后一桶盛青山。挑水小和尚的六个戒疤，白天是旭日，晚上是满月。此刻：切换模式。

暮雾和月光，把汲泉野径宠得一塌糊涂。

问 道

一头青牛，脊瘦如刀。九天玄女的神符若现若隐。

两只蝴蝶，从紫阳观的古松枝上脱茧而出。东北为始发地，往着庄子的梦境，洄游。

新月如舟

□刘志平

感到母亲的慈爱，似乎又回到了童年时光。

夜色深，月西坠，天边的月光深沉无语，恰似来自故乡深情的思念和牵挂。披着白纱，隐在云彩里的月牙含蓄淡泊，她依恋着云彩，欲离非离，是一个怀春的少女，是一朵在夜色里含苞欲放的花蕾，纯情，羞涩。